庸言

庸言卷第十一

天地第十一

天地之體北高南下渾儀可以測之聖人所以與天地相似者知崇禮卑亦可見矣吾嘗驗之天氣之降也自北而南燕冀先寒而草木彫及燠則青徐先春而水解冱地氣之升也自南而北揚粵先暑而草木榮及凉則秦隴先秋而露為霜冬氣翕乎其藏天地之知也春氣盎乎其和天地之仁也夏氣蒸乎其暢天地之禮也秋氣肅乎其清天地之義也然經春猶寒水兼乎木經秋猶暑火伏乎金

是故知必識仁水陰根陽也禮必協義火陽根陰也太極圖書昭昭心目間矣然則效天法地夫豈窅默無形者哉

人皆終日言天而不知天之所以爲天者何義也旣曰天積氣也又曰天者理而已矣理氣判爲二物豈天無之與抑理氣各有一天與此當愼思者也夫天高高在上其氣旋轉如風而甚剛勁氣之積也充實之極也故能力舉大地而水火風雷山澤皆在太虛之中是地上之氣皆天也庖羲氏作畫奇一而大以象天畫偶二而小以象地六子從之

交錯為六十有四所謂易也而蓍數卦爻陰陽剛柔之理備矣是理由羲畫始也而文字生焉豈有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氣以行如人乘馬者哉理不能自顯而易顯之天不能自名而人名之後世名理之學冥心畫前縱談有無孔孟所不道也今夫天居高聽卑光耀照臨日月星辰為經為緯生殖肅斂為氣為候有條不紊者理也自一而萬皆人名之也說者謂心中之氣寓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故紫微有星謂之帝人能學問涵養充實其德而有光輝即

天也巳上下通徹無有間隔是故以性情謂之乾以妙用謂之神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苟棄天焉天亦棄人矣書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此之謂也

國朝輿地之廣見於寰宇通衢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千里後拓西南為貴州視唐虞三代過之然金幼孜北征錄至長清塞巳南望北斗則尚高當天頂之下為地中以中國言也若禹使大章豎亥所步四極皆二億三萬三千餘里則盡夷裔而言中庸所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

嵩高今潁川之陽城仰覩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北至朔方則北極出地四五十度南極入地亦然南至錢唐則出入之度三十一又南至交廣則出入之度二十而已南極寖高故圓規度外星辰至衆大如五曜者數十皆非星經所載若北逾鐵勒北極寖高至五十五度星辰漸微唐太宗收骨利幹其地夜易曉熟一羊胛而天明地勢至此窮矣盖偏南則長短較少偏北則所較漸多夏日出寅入戌其地近北而北方晝尤長冬日出辰入申其地近南而北方晝尤短南方

晝夜長短冬夏無甚遠也古者立八尺之表驗日景短長當地中夏至午景在表北約一尺六寸冬至午景在表北約一丈三尺南至交廣北至鐵勒驗之景各不同地在天中天大地小於此可見世謂天一日運一周既有限際其外不知又有何物子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斯言盡之矣天地之外奚以遠思為哉

問沈括云渾儀以候垂象古璿璣是也渾象三重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創自張衡而李淳風因之僧一行以為難用宋復因之蔡氏書傳謂渾儀即

三重者乃璿璣玉衡遺法何與曰以理觀之一而已矣在外曰六合儀象上下四方之宇不以運轉者也天依乎地故置地平列十二辰八干四隅以定二十四向地附于天故側立南北二極分天脊於子午以為天經橫嵌赤道於其內絡天腹於卯酉以為天緯北極之南九十一度即天頂之南三十六度也天地定位乾南坤北於此可見矣雖刻周天左旋度數實乃周地之經緯各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惟不運轉故以周地言也次內曰三辰儀則七政也布列珠玉以準象緯如前製而

圍徑小增黃道日躔去極九十一度黄赤相距二十四度弱而白環以輔之下設機輪晝夜東西運轉以象天行左旋而主日凡麗其中者順之必遲則反右矣故朱子詩傳謂曆家言日月右轉其實皆隨天左旋也最内曰四遊儀則有八尺衡管可以南北低昂而窺度隨東西轉運無往不可望焉蓋象緯浮於太虛而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其氣急勁故地在天中大氣舉之不陷不墜而天一晝夜繞地一周七政從之冬至地附之上行自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附之下行自南而東三萬里惟春

秋二分乃其中矣天地密移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此二者蓋往古來今之宙莊周管仲所謂宇同宙合者也極星入窺管去天樞猶越三度常以天中為北而觀星者南面望之斗循天而東日違天而西天與日會則為歲日與月會則為朔斗柄述氣輒與日合是謂合辰故治曆必以日至為元七政起自牽牛運五行而行四時中星驗焉子午卯酉在天者動在地者静中星係見正南惟仲春日中星鳥乃天之鶉火加地之午位覆載訢合煦嫗萬物傳曰中星當中而不中日

行遲也未當中而中日行疾也日之所行即為黃道歲差則日與黃道俱差故治世必以中道而法天則視中星以考歲差惟慎夫日軌之變焉所以脩省而日兢兢也此天人合一之理仰觀而可信者也故予詳論之

問陰陽家以二十四向辨方亦以二十四時擇吉丘文注盤針考謂細以七十二龍百二十分金較之用壬子丙午中針則差過西南者兩位有半用子午正針則差過東南者兩位有半吉凶禍福豈不大相遠哉嘗如晝夜百刻十二時每時得八刻二

分分為二十四時則時得四刻盤亦如之如子位分刻初一初二屬壬初三四正一二屬本宮正三正四屬癸餘皆如之其說何如曰地理盤針即渾儀地平也周禮馮相氏掌十二辰辨其叙事以會天位今大統曆方位有圖是已十二辰正也八干輔也乾坤艮巽四隅也乾艮之間亥壬子癸丑則子中為坎巽坤之間巳丙午丁未則午中為離卯中震酉中兑亦然仰觀天文尚以地支為主而况俯察者哉予敢斷以正針為是也至於晝夜百刻則初初刻至初四刻為夜偏本日正一刻以後則

嵗次日故曆不書夜節氣月蝕皆以此分術若因行上下各四刻之說與地理分金亦自不同豈容牽合哉

問史記天官書惟言中宮天極四宮各七宿乃春秋所書恒星也占察發歛以行日月以步五緯則書所謂七政也恒星為經七政為緯漢志因之許敬宗撰晉志始名鉤陳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帝星朝夕惟在紫微前朝則東南太微也日一臨之後市則東北天市也歲一臨之故各有帝座星而不曰帝星然則北辰天極不動者其帝星乎抑在鉤陳

中乎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然分野四鄉未嘗相殺也豈辰光所照則屬之乎曰天人一也以主宰謂之帝猶心不動乃能主宰極星是已求諸鉤陳則耀魄寶之謬說也凡恒星在人象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然則三垣與立其亦人君用人理財之象與人合天故也分野則天依地附之合若乎地理向上斗漢通焉天文向下星土通焉斗無時不進漢則地亦無時不承天也夫渾天者天包地外如卵裹黃地順天氣出入於水如黃結白融隨卵欹正也絡卵之腰竪而觀之

上規虛明如北極常見下規凝闇如南極常隱天形北倚而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日行黃道出入斗極之南與赤道東交於角而中於房心西交於奎而中於昴畢北極居天之中地之北自北旋東則東宮蒼龍角亢為壽星主鄭兗氐房心為大火主宋豫前值紫微故心為明堂其南宮朱鳥則太微三光之庭也鶉火主周三河權衡在焉宗于中州故周興而歲在鶉火宋鄭彊則候在歲星占於房心豈木火固相孳者與北極起于子中而出地上除三十六度之外皆南也南下盡

于子中在赤道外極遠者為南斗曰躔星紀之次則為南至斗衡殷焉以運杓魁自乾攜巽天之綱也故斗牛麗天市之外主揚吳而鶉尾主荊楚燕及甌粤是以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於鳥衡而雲漢左端運於斗杓自華山以西南則實沈燕主梁州滇蜀非但參為晉星也河濟江湖上交天文有如此者自南旋西則西宮咸池奎婁為降婁主徐魯胃昴畢為大梁主冀趙後負紫徼故昴畢為天街畢南主中國昴北主胡戎而華夷辨矣中國山川東北流而鶉首統之南極起于午中而入地下

除三十六度之外皆北也北高盡于午中入赤道內極近者為東井日躔其次則為北至雲漢在焉斜界南北自坤抵艮地之紀也故井鬼視太微之西北主雍秦連三晉冀趙故秦之強候在太白占於狼弧晉之強候在辰星占於參罰而雲漢右端連於斗魁自海岱以東北則娵訾主并衛燕及涼州甘伊析木主幽燕無及營州遼海而北宮玄武青齊東海揚粵南海亦皆匯焉惟其匯也是以燕齊之強亦候在辰星占於虛危象緯下接地維有如此者由是觀之天南低入地下則水行於北北

也者背也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用之用而陽生於子為曆元焉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問高明覆物在天之天也渾象在器之天也制器精緻則天之子午卯酉旋轉而不息地之子午卯酉一定而不易沈括云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劘之會其法一寓於日素問言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

邪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皆曰南面蓋常以天
中為北而極星則常居天中也今南北縂五百里
則北極輙差一度而數千里間候日皆出東而入
西則天樞常為北無疑矣北極恒居其所而不動
南極恒入于地而不見堯典中星惟日所在於北
極之南當地正午觀之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離月所宿也周禮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
時之叙故曆法步日躔則必步月離然日有中道
月有九行何多端與且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

曷為而食與既有南北兩極黃赤二道則九行安在與天行健矣又奚以斗運雲漢為與顧約其說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覆地下兩端為南北極則子午之位也赤道當兩極一百八十二度之中横絡天體以紀宿度則卯酉之位也黃道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黃者中之色也白道則與黃道交貫月行必由焉隨方主名分為八行與黃道而九究而言之則一而已惟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强以方色名之是故日有四時東出白水乃升于天曰旦行至午中無物不

然曰晝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曰夕行至子中無物不隱曰夜是為四時時別四辰以一歲言之冬至在斗日道發南出赤道外去極最遠故景長晝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强故出辰入申而日短日低而南至子中行地下之度多故井水溫而夜長南至後日軌漸北積九十一日而春分在奎與赤道值晝行地上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出卯入酉而日中矣陽功顯而萬物作故曰實實出日夏至在井日道斂北入赤道內去極最近故景短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弱故出寅入戌而日長日高而北

至午中行地下之度少故井水冷而夜短北至後日軌漸南積九十一日而秋分在角與赤道佐夜行地下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入酉出卯而宵中矣陽功畢而萬物成故曰寅餞納日若日失道於南則晷過長而恒寒失道於北則晷過短而恒燠故周人冬夏致日以赤道度數而徵之黃道則日行有盈縮焉必自短長之極而察其損益故也日雖從天左旋而日不及天一度蓋日退一度凡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退盡則復與天會矣日之出入赤道也各二十四度月之出入黃道也不踰六度

出黃道外為陽曆入黃道內為陰曆北至井南至斗東至角西至奎相距各七宿者黃道也以日經行為中月不敢當道者臣避君也行二十九晝夜六時強退交於日為朔漸分天中為望近一遠三為弦光盡體伏為晦出入中道陰陽一周是故月有四象焉初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為半交度當黃道為中交入黃道內為半交是為四象象別七日以一歲言之立冬冬至日自東而次北陸月亦退行黃道之北而交之故陽曆在北之北名外黑道陰曆在南之北名內黑道黑者北之色也日

在斗望於井上弦奎下弦角則入交矣立春春分日自北而次西陸月亦退行黃道之西而交之故陽曆在西之西名外白道陰曆在東之西名內白道白者西方之色也日在奎望於角上弦井下弦斗則入交矣立夏夏至日自西而次南陸月亦退行黃道之南而交之故陽曆在南之南名外朱道陰曆在北之南名內朱道朱者南之色也日在井望於斗上弦角下弦奎則入交矣立秋秋分日自南而次東陸月亦退行黃道之東而交之故陽曆在東之東名外青道陰曆在西之東名內青道

若東之色也日在角望於奎上弦斗下弦井則入交矣八道而曰九行者以入交黃道故也周人春秋致月自二分之弦以赤道度數而揆之白道則月行有遲疾蓋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而立初末二限則其損益可得而察矣平行雖經宿度不入宿中若月失道而入宿中則以其所好應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西南入于畢則多雨蓋其躔也日月之食以當交會而兩相遇爾月行陰曆在黃道之上西北而漸下行東南在黃白道交前度則月掩日體而日食若在未分交前則月入暗虛

不受日光故月食行陽曆黃道之下西南而漸上東北則皆以後度求之大氐日逆天月逆日月之遲疾不因日五星則皆近日而疾遠日而遲然非斗運雲漢則天地之氣無由交通故夏小正耕織必候斗與漢斗為帝車杓攜龍角繫於卯運雲漢於西南則啓蟄可耕而候初昏參中魁枕參首繇於酉運雲漢於東北則萑葦可蠶而候初昏織女正東鄉故落月橫參七夕牛女至今傳焉及周之衰民勤衣食而歌大東以敘天象斯亦可見矣

問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故有正朔正歲豈即二

曰冬至與日是也鄭玄謂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一年之内有二十四氣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匝則為歲自冬至始必交來歲冬至則日與天會朔氣匝則為年必月與日會十二合朔則為三百五十四日有閏則為三百八十四日此歲年之所以不同也

問何燕泉云曆家至朔同日夜半甲子謂之元氣會合最難得遇朱子謂此生聖賢之朔也弘治三年十一月己卯朔夜子初三刻冬至日在箕五度月

昏度斗三度自後正德四年嘉靖七年皆至朔同日但非夜半甲子爾必有聖賢應期而生曰此章法也十九年為一章七閏而氣朔分齊特餘三時爾七十六年為一蔀凡四章分所餘三時為一十二復得全日一一章該二百三十五朔一蔀該九百四十朔故以二百三十五分為三時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是以一蔀合四章之餘而朔亦無餘分也此乃四分曆法蔡氏書傳從焉前此太初曆以黄鍾定後此大衍曆以蓍策成凡歷代造曆雖多獨三家盛傳皆有積年日法然不久輒改惟

郭守敬授時曆考以晷景參以四海遠近酌其中而用之以歲前冬至所得日時分秒為氣應以冬至距朔日為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廢矣以日為萬分分為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置歲周加氣應滿旬周去之即來歲之冬至也置中積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天運之分常有餘歲周之分常不足其差甚微人初不覺乃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歷六十六年有奇而日

退天一度定為歲差今則冬至日在箕六度矣順
天求合至簡且要可謂善求其故者洪武初太史
令劉基因之為大統曆既平元都還其儀象于留
都雞鳴山其所增簡儀仰儀景符長表等器皆在
焉然則章法又焉用哉
問楊簡言曆家好為欺罔極惡太初大衍二曆何也
曰太初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而四之為弦望
晦朔復立通法五百九十八至於統法會月皆以
朔數言章中統中皆以中數言大衍通法三千四
十凡二十九日三千四十八日之一千六百一十

三則月與日會為一月亦以弦望晦朔為四象之策周天每度三千四十分積為一百一十一萬三百七十九太名之曰乾實日行不盡天度歲差三十六分積一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名之曰策實皆起筭之常法也夫何欺罔之有今大統曆法有所謂歲實朔實朔策氣策之類其名多至十餘使簡見之其厭惡將何如也

問元世祖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朶甘思部有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㝵河源焉宋景濂信之著論謂星宿海發源歷九

渡河始經崐崘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流其西界而徑趍滇越之外境近王守谿以為不然何也曰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亦出於崑崙崑崙在西北七萬里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巳踰之其所圖乃在西南何也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中國河此定論也别有小崑崙在鍾山西六百里然則元使所踰景濂所信者其殆是乎

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睹也守谿之論遊矣

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宇宙在其手者也是故王必稱天不以人合天則天之垂象星辰變異君必造命不以義立命則逆氣流行陰陽不和故莊公七年恒星不見中夜星隕如雨此決度滅絕威信凌遲之象也其應則五國伐衛以拒王命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自諸侯出矣王人者誠能以人合天則北辰居而衆星拱天之垂象夫何星辰變異之有僖公二十七年秋大雨雹是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其應季氏世卿

公皙之弑仲遂專權至舍中軍政由大夫出矣居入者誠能以義立命則陰陽和而雨澤降命之流行又何雨雹不和之有由此觀之周王天下之共主也魯君天下之望國也仲尼志在天下則尊王室志為一國則尊公室今國與天下若此柰之何哉是故志氣盛而望道之將行則文王在茲志氣衰而知道之終廢則周公不夢

先天圖月為太陰水為太柔其氣類固相感也故邵子以潮為地之喘息而應月余襄公言之尤詳朱子從之及馬吉父始言禮記致日曰朝致月曰夕

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其論益精矣予擷飽雲龍之說而裁諸易焉蓋人知水行地中而不知其生於氣從日消長知日行天上而不知其繞地四游出入水中故天地陰陽日夜熏蒸生氣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氣與水未嘗相離而水溢則日蝕涸之日為火精而常明月為水精而有盈虧者隨日進退也驗之潮汐可見矣明矣之象明入地中日從地下轉也穀梁傳莊公十八年三月日食不書日晦朔

謂日有夜食朝出而後見其虧是也需象天在水中浮之以水江海氣發而亦精華浮上宛轉隨流為雲漢一名天河秋水盛則南下夏小正七月漢按戸是也故日一亦而在天之陰氣無不散所以為晝日一入而地下之水氣無不消所以為夜其出入處湯谷咸池皆以水言水雖類從於月而其氣則通於日是日也者下抑陰上扶陽以與天地相為悠久者也曆法月離四象從日而成晦朔弦望則潮汐應之水盛潮大則雖瓶罌注水皆浮溢而出盖陰類乘太陽之氣如臣奉大君威令無地

不到也若以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長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長乎南北皆不由日焉類於臣擅君權矣夫豈含章之道哉

邵子曰天奇而地偶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已察地理者觀山水而已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予按天之陽在南故堯典舉中星以正四時必於正南觀焉地之剛在北故禹貢治水必自正北冀州始焉然月令十二月昏旦各舉中星大率與堯典四中脗合天之星辰繫而易曉如此禹貢之言地理揆諸今之山水反有難知者何與梁

岐二山雍州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治梁及岐沱潛二水名也而於荆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既道其叙山於九州之末自導岍及岐而下必曰逾于河自壺口雷首而下則曰入于海自導嶓冢而下則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山静物也豈能逾河入海過江其叙漢水自嶓冢導漾而下既曰南入于江匯澤為彭蠡矣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其叙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匯矣又曰東為中江入于海夫江漢合且匯為彭蠡豈江復于北而漢又復為中江邪近世有以地脉論山者最漢儒

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唐人之三冷禹治水方脉祗不暇於山川豈以脉與味而知之蓋水源於岷委於彼山本於彼支於岷自有相聯而不可判若非若恒星與天為體亘古有常而不易也

問漢志於律言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於曆則分言之何也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蓋天主太極而地總元氣天數西行上承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也地數東行下順而右運者在天之太極也斗十日合辰是已太極中央元氣即土之成水火木金者地在天中承天元氣即一

太極爾朱子謂太極只是一氣分二則裏面動底是陽静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所以解無極而太極以上天之載者太極圖乃天包地外也

問禹貢治水始於冀州者以帝都三面距河也水患既平盡力溝洫任土作貢所以利民者至矣然楊州貢木去帝都最遠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與各州浮于其水者獨異然則言沿不言浮必由海運豈以著其險與曰禹治水始自冀州既載壺口以河必經大陸乃如雍州自積石三千里至于龍門熬

而通之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又鑿為三門以通之
令自陜以西左丘陵右岡阜河行於中是其所導
處也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在今河南鞏濬之間
則地形益下而平原弱麓不足為固故禹釃為二
渠又播為九河以殺其怒勢而決洩之以一迎八
謂之同為逆河至碣石自北而東入于渤海又導
濟自王屋會于汶至青州入于北海河既北趨而
水由地中行所以不能為害惟導淮自桐柏會于
泗沂至淮浦東入于海勢亦東趨不流於南今則
以人力所築堤為扞乃水行乎地上非由地中矣

安得不決而南乎茍因揚州貢木沿于江海之道欲通海運則險甚矣蓋其所謂沿者至淮泗而止爾非元人海運之道也今河屢決矣誠能畧倣禹法分為數道隨其所趨而利導之寛為河身縱其游波而不壅塞則患庶乎其少矣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川流在敦化中故至誠無息必言天地山川之生物者猶孝經言天地之性孟子言山水之性也觀人物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聖人之於天道也亦惟全其理之生於心者而已文王孔子性合天道者也湯武放

伐曰帝命不違曰克相上帝非性之者也中庸無
述焉嘗自天地生理觀之毛羽之類皆生於陽而
屬陰鱗介之類皆生於陰而屬陽本草謂空青法
木故色青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主心雄黃法上
故色黃主脾雲母法金故色白主肺磁石法水故
色黑主腎雖枯槁而但有形質臭味者亦皆有性
而況生氣如草木者乎況於有血氣知覺如人與
鳥獸者乎形形色色生生化化初學小子類能言
之然窮其理則發育之妙萬古不易有主宰存乎
其間而非人之所能測也形者自形如人形自人

物形自物牛不生馬犬不生羊色者自色如青者自青紅者自紅鶴不為烏桃不為李生者自生如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化者自化如青蟲之化蝶黃魚之化鳩秩然不紊無有相害相假者焉此所謂理也人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其理之生生無窮所謂性也須臾離道一念不善即與天地不相似入於悖德不才而不自知矣擇善固執反身而誠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天命流行之全體具於此身發為文章動靜語默皆天道也此其八

言而後明哉

二氣屈伸往來流行於天地之間無非鬼神也然經傳有指魂魄言者金縢周公以鬼神稱三王詩曰三后在天又曰文王在上盖沒為明神上與天合非但為人鬼而已也易彖傳文言亦同此義而豈彖尤明白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盈虛消息乃造化之迹而鬼神則人之魂魄也合大傳祭義而觀之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神合精

氣為物既沒猶如生時若魄雖終而遊魂不散則為變矣變則滯而不化出為妖怪如伯有為厲是已故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夫匹夫匹婦強死與殤者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為厲況伯有乎僧道之為儒佛魄降魂遊亦猶是也聖王生而神靈參贊二氣宰制百物衆生死則歸土其魂氣昭明于上著為百物之精聖王則神靈陟降在帝左右功用若人所為猶能役物非甚盛德何以有是故生則魂氣在身而為人死則魂氣在天而為

神其歸土為鬼者乃其魄爾此魂魄始終雖非見聞涉及死生皆為物之體而不可遺者也若日月星辰雷霆風雨則有形與聲非中庸之鬼神矣蓋以易彖先言天地日月後言人及鬼神豈非屈伸往來理一而分殊者與

周官大宗伯既典神鬼示之禮矣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謂日月星斗至于辰而畢見也以猶神鬼示之居辨其名物猶圖也居坐位也報天主日其氣常伸故謂之天神而位乎上禮月及四瀆山川顯以示人其氣二而小故謂之地示而位乎下祀

四望享五帝祀禰在陰陽之間故謂之人鬼而位乎中名物則禮樂之器也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應陽氣也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應陰氣也豈非大司樂分而序之者與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翕聚則為人發散則復歸元氣著於陽明則為百物之精其在陰幽則謂之鬼正氣則為五土之示五物之神先儒曰廟宇得地之勝而人心歸附之則有靈如廣德之祠山興化之九鯉湖是也然人道可據鬼神豈足憑哉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邪氣則為罔兩之類亦顧人心正否何如爾

予督學廣右時臨桂東鄉桐罡嶺有武后遂祠素
號靈應姦盜叢焉師巫有迎神祈晴者予擒治之
隨遣官毀祠焚像天即晴霽於是出榜戒諭盡逮
群巫治罪諸淫祠皆改為社學其前各設里社以
祭正神人心稱快風俗亦變比至蒼梧分巡公署
舊有妖怪予入居之初夕滅燭定息吏役忽來奔
迸呼救各言有物壓胸木石交擲予叱使前導乘
暗至其所踐待良久無有也燭至升堂群隸嚮集
欲撻呼救者已而釋之自是居七晝夜閒寂無事
後一少衆居之即見被髮與無首者雜擮獲中驚

駮成病夫婦淪沒豈非心感之故邪詢知其由盜甞禁賊因裹首級多遺枯骨血燐是以罔兩乘游魂為變爾夫懷天地之氣而神生焉神在胸中則為思慮出胸外則為感召其循入户而坐出户而行者乎出入惟正孽無由與心既感則禍難追矣

天地之氣常與人相接而無間斷人自不見爾心聲纔動必達於氣與屈伸迭來自相感通天子祭天地禮樂合之也鍾磬編縣雜於八音節奏成文則和其特縣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之以為作止之節而禮行焉故曰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

地凡登歌圜鍾金聲夷則玉振姑洗南呂各在前一律爲黃鍾角羽其氣來而伸文舞應之太簇函鍾各在後一律爲黃鍾商徵其氣往而屈武舞應之雲門圜鍾爲宮黃鍾姑洗各以前一律倡而函鍾太簇各以前一律和之主清角故姑洗之角夷則之羽終焉六變則天神降咸池函鍾爲宮函鍾太簇各以後一律倡而南呂姑洗各以後一律和之主流徵故函鍾之角應鍾之羽終焉八變則地示出大韶黃鍾爲宮姑洗合黃鍾各以前一律倡而函鍾合黃鍾各以後一律和之主宮倡商和故

太簇之角蕤賓之羽終焉九變則人鬼假分樂而
序之者皆在其中矣劉歆以前用張蒼律歷故漢
樂近古合奏既久聲與氣隨高帝神靈能懾新莽
而況周乎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自帝世命重黎絶地天通而巫祝興焉今之道家符
呪其遺也黃道斗星禮醮似亦三辰循居以正物
彤者月隨天罡方位鼻吸其炁而口吐之即所謂
玉衡杓建天之綱也但以綱為罡爾又書罡字以
降妖魔宣室志曰裴漸謂人曰當今制鬼無過漸
耳自是俗合二字書以制鬼而不知乃漸自謂也

都玄敬曰急急如律令者漢之公移常語猶宋人云符到奉行漢米賊私創符呪亦私用之自此遂指為鬼神爾由此言之可信否邪

釋氏謂須彌山四畔有四大部州北欝單越南閻浮提西瞿拏尼東汾維岱皆隔山不相見日月星辰皆圍繞山腰而行南晝則北夜東夕則西旦是地大於天也予深究其故蓋局於所見爾東夷自稱日出處而目中國為日入處中國月哉生明在每月三日今西域尋斯干城則朔夕見之東極日域西近月窟局於所見明矣

庸言卷第十二

聖賢第十二

聖賢之學發自堯舜語孟終篇可槩見巳夫道若大路然堯舜雖聖豈䏻專哉惟其盡性立命與民由之無偏無黨坦然正途舍此他學未有不陷於邪妄者也是故道率諸性性命於天命之流行不可見見於日月星辰則有曆數性之流行不可見見於喜怒哀樂則有中道曰曆數在躬允執其中此心法也天命即吾性也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亦心法也民心即天命也心法豈空寂若哉祭夫天

叙天秩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富辰曰耳目者心之樞機也趙岐曰心者人之北辰也合二言以弘道吾有取焉是故視聽所在言動從而轉移非樞機乎道心為宰百體莫不從令非北辰乎舜稽于衆舍已從人而好問好察所聞非但一善言也所見非但一善行也來四方之賢俊如一家焉合天下之耳目如一身焉心斯大已故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也禹惡旨酒拜昌言以坊人心之危而存道心之微不待授受斯前定已故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安

女止則定靜能安之謂也幾則內省其事之發安
能慮矣康則外獲其事之宜慮能得矣心安至善
以宰萬物猶北辰之綱維衆星未有心不定而能
應變者也人非舜禹則將如之何吾嘗言之矣心
欲虛而行欲實虛心以取善而不狹是故謂之弘
定志以主善而不易是故謂之毅

舜禹之咨詢拜言暨皐陶伯益之陳謨也不曰欽則
曰懋不曰都則曰俞不曰德罔克則曰未有知其
言巽矣然庶頑必懲焉姦宄必刑焉有苗必征焉
命討膺威率作興事其氣何如哉匹夫而德若舜

禹者莫若孔子觀諸鄉黨則恂恂在朝則誾誾侃侃或曰苟有過人必知之又曰諾吾將仕矣及郤萊兵誅少正則浩然奮發莫之敢攖對王孫賈則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斥季氏之僭則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雖勢焰熏灼視之藐如其與舜禹實同一揆蓋時措之宜也後之從政者臨下民則呵斥陵靈諂權奸則委靡詭隨雖時為正言亦色厲而內荏者耳甚至陽發其罪惡而陰媚附之此鄉愿之徒衣冠之盜所以接迹於世也豈聖人不可學而至哉吾亦嘗言之矣言欲柔而氣欲剛慎

言以循行而不肆是故謂之敬持志以養氣而不餒是故謂之義

天道至大而無外本天之大以脩道故寬寬則得衆天德至誠而無妄本天之誠以立德故信信則人任焉天行至健而無息本天之健以篤行故敏敏則有功天理至明而無私本天之明以順理故公公則説弘者寬之本也毅者敏之本也敬若信之本也義者公之本也

問聖賢之學心學也今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者何與曰堯始言天舜始言心人心白血氣知覺言而

道心則大原出於天者也禹臯陶見而知之不言心而言天豈非道之所本乎天叙有典典者人倫之有常而不可變者也天秩有禮禮者等殺之有節而不可亂者也禮不外典猶物則之為民彝也是皆天理之自然出於天性者猶川流之本敦化也聖人因天本有是理叙者惇之秩者庸之君臣一於恭敬和協適中則天下之大本以立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矣天天命有德德者得乎此者也服以彰之喜以物之當喜也天討有罪罪者違乎此者也刑以懲之怒以物之當怒也自心而達於政

自攻而散於事懋懋焉惟恐動與天違曷嘗敢作聰明於其間哉奉行天法而已學求至乎聖人者恆於血氣知覺顧謂天命以為主宰焉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者皆從此出而人心即道心矣是故天人一也釋氏則離人而言天四端五常之有於吾性者以為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則以為緣合棄道心而取人心之危者以作用之其本心乃以精神知覺言也安得與聖人[illegible]哉

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

不可亂也然雖言象爻而聖人之心學在是矣附

若彖生於意言生於象乾為飛龍而及馬者健

義苟應健明夷亦稱馬坤為牝馬而及牛者順也

義苟合順遯亦稱牛凡擬諸其形容而觸類盡然

皆物理之當知而可好者雖雜亂不可惡也動者

感物而動物必有則乾為天而理會于君德九二

臣位時義亦通於君坤為地而理會于臣道六五

君位時義亦通於臣凡觀其會通而隨時處中皆

因天叙天秩有是典禮循而行之雖變動不可亂

也苟惡其來亂其本則心有外而違天心矣何以

中也者可之謂也允執其中雖曰帝王心傳而民心莫不有之盤庚誥民曰各設中于乃心穆王冏命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訓刑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由此觀之則俚語以不可為不中已見於此古文苑漢高帝與太子勑內已有不中立之語杜預注左傳無能為役曰不中為之役使謂不可為不中是晉猶有此語也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為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堅執非方故處物制事有不中爾為政不合民心人人皆以為不

可即不中也夫豈微妙之理哉

成湯所以聞知堯舜之道者始於恒性也伊尹曰顧諟天之明命其大原也 仲虺曰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其精一之後禮集義蓋本於此孟子稱仲虺為萊朱者蓋猶伊尹之為莘摯也

文王之德之純章於雅頌基於二南其惟誠乎其演易之无妄也本乾卦德而言曰元亨利貞彖傳謂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道心之謂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則人心之謂也聲色不大而順帝則之正則人心即道心矣非徒言之實允蹈

之是故不思而擇善惟精昭昭之至也故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勉而固執惟一存存之至也故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此謂誠者天之道也誠則從容中道自無不敬矣敬則發皆中節自無不和矣能敬且和則邪閑而誠存是思無邪之本也四詩之大旨也自非恭敬則和樂易流故詠文王之德肅肅雝雝必曰昭事上帝乾元乃統天也詠太姒之嗣思齊思媚必曰俔天之妹坤元乃順承天也齊也者以婉乎其肅也媚也者以婉乎其雝也一而已矣故昏義擬諸日月吾則曰關雎相與和

樂而恭敬地承天也葛覃孝敬卷耳專一誠乎身也樛木與其樂螽斯比其和仁於家也桃夭之宜兎罝之肅芣苢之樂漢廣之莊仁於國及天下也至於汝墳戴之如父母而麟趾以仁應焉是序周南之義也召南之鵲巢騶虞夫猶是也其間和敬之化曰夙夜曰有齊曰夷說曰嘯歌不一而足至於肅雍施于平王之孫則家教遠矣是故於昭之德與於穆之化同一不已則太姒徽音與文王令聞亦同一不已雖百世祀僾然見之故行其禮則曰肅雝顯相奏其樂則曰肅雝和鳴聚德凝祥徽

則悠遠也如是夫易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
子而後有君臣弗敬弗知日入於邪三綱淪矣非
獨列國之風變也室家仳離白華嘆父子乖戾小
弁怨君臣不交板蕩亂如惡之莫若治性情而師
文王記曰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爭不
行吾故曰思無邪之本也四詩之大吉也中庸首
言天命示君子戒懼慎獨以致中和末引文王之
詩以終之蓋亦有見乎此

元亨利貞文王本謂大亨而利於正孔子彖傳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以見元亨必待利貞

而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也文言乃有四德之説譬諸木焉萌芽元也發榮亨也枝幹堅强利也果實成熟貞也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為元循環無窮矣侵晨觀於葉露光潤可以驗天地之生意所謂仁也在人則為夜氣第人不自覺爾惟不自覺物欲昏迷至於旦晝而梏亡之豈能存仁義之心哉吾心之知覺常合理義而為一則夜氣常存於旦晝而乾道斯在我矣書稱文王敬忌克明德而曰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玆非法天行健

使物得以自全者與曰懐保則貞固矣曰惠鮮則有生意矣一息自怠曷由脩和之大公望陳丹書曰敬勝怠義勝欲散宜生迪兹彝敎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冐聞于上帝此所以為見而知之者也

帝王之政導民之性因民之情阜民之利去民之害民知上之為我也相率而從之其治不勞而成其教不言而化泰之彖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非執中與九二則簡在之臣承君者也上下志同而成德業故其繇曰包荒用馮河

不遐遺朋亡蓋以寛為本公為用而信敏行焉保
泰之道也臯陶知人安民之謨禹實用之故籲俊
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豈非見而知之之
同乎自是成湯聿求元聖用伊尹曰上天孚佑下
民武王既獲仁人用太公望曰承上帝遏亂畧盖
民之罪過由已臣之簡在由天善者富之仁者尊
之凡以奉天惠民達于上下而形體之運主宰存
焉天人本一故也自典禮之施言之謹權量則取
之有制審法度則齊之有揆脩廢官則治之有人
仁政行而不為淩善國滅則興之世絶則繼之逸

民則擧之仁心洽而不爲貪法其覆天下也猶天也於是四海之民食以養生喪以愼終祭以追遠無有困窮者矣而天祿亦以永綏此謂執中徧天下故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孔子聞而知之要道有三焉曰求仁也徙義也主忠信也其殆集群聖人之大成者與博約之授受猶精一也巳克禮復則人心易爲道心以此求仁斯仁至矣制事取諸成湯故日新以徙義爲急亡付誠取諸文王故自脩以忠信為主觀於翼易則乾坤盡之矣若曾子則見而知之大學始終本斯三兹

若孟子則聞而知之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皆可謂知要道者已

聖人之道知而後好好而後樂豈容頓至哉德之未脩則相與講學徙義改過行必求慊於心見可而動心之慊也知難而避則心弗慊焉者也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既立乎其大者而言行相顧猶謹信恒如弟子之時操存緩懈則邪妄乘之故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德進業脩藏而後發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日見之行無往非樂矣此人之所以詣乎天者也仲尼之

樂歸諸發憤而忘食者其在兹邪故曰聖人之道乾道也世之譊譊焉樂者棄下學而圖上達書後獲而惡先難吾見其終於狂惑而已矣

形色天性謂所性根於心生於色而世誤以五事釋之耳目聰明豈色乎哉自是遂謂性具於身耳目有耳目之性手足有手足之性而性大於心是乃告子生之謂性而非聖人所謂道心矣聖人者見道明則自然躬行知仁交際而萬化出故曰知乃之仁能守之制事宜則自然中禮禮義交際而萬化入故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其盛德光輝接物

人者和厚曰溫仁之發也易直曰良知之正也莊敬曰恭禮之中也節制曰儉義之裁也謙遜曰讓虛之本也蓋心爲太極而形色則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誠之不可掩若乎來儒常學恭而安然竟不成予謂當自溫而厲始學習而說其心和順惟恐不重則不威內外相養主一無怠則篤實光輝大且化矣故曰聖人可學而至

問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胡傳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自序其績是以天自處也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胡傳曰春秋何以絶

筆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席書若論以為齊田之歸歸以平
也夾谷之會齊出萊兵夫子説以十餘言殆類曹
劌而後來歸者非也西狩獲麟春秋終焉恠也非
祥也昔企吾道之將行令知吾道之終已此所以
書也謂文成而麟至者非也其何所衷哉曰吾皆
有取焉而二傳言天且相合矣左氏記夾谷之言
與觀麟之事則豈盡如席氏所云哉聖人之心表
裏人物進退古今凡宇宙內事皆其性分也故志
氣天人交相感勝上下四方彼此大同往古來今

豈容小異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續也其在人也猶其在我也斯文喪否天實為之吾之責齊知有禮而已矣綏來而動和吾何知焉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先天而天弗違若也昔嘆鳳鳥不至今乃文成麟至其在古也猶其在今也天道脗合人實為之吾之作春秋知有天子之事而已矣賦性由天立命在人祥與不祥吾何知焉視宇宙為性分初無意必之私於二者所書見之矣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

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

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而禮為大禮之弗庸五典無由惇矣夫子志學好禮年三十而孟懿子與南宮适師事之學禮焉夫子乃與适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其志欲行周公之道蓋可睹矣反魯而弟子益進居五歲昭公奔齊夫子如齊聞韶及定公立而反魯年五十一始仕為中都宰明年為大司寇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侵疆魯國大治十四年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

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夫子自以為有微罪遂行適衛主於顏濁鄒有讒於靈公者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復反衛主於蘧伯玉靈公無道乃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自宋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會晉楚及吳寇陳以危亂去之至衛復主於蘧伯玉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復如陳絕糧聞楚昭之賢乃自陳如蔡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昭救陳軍于城父聞夫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乃至楚沮於令尹子西於是自楚至陳自陳反衛

出公輒將用夫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遂不果用明年自衛反魯乃叙書刪詩正樂哀公問政告以九經蓋周公之道管於是矣魯之君臣終不能用夫子亦不求仕時年七十乃賛周易慟顔淵之死曰天喪予明年絶筆於獲麟告子貢曰知我者其天乎又二歲年七十三夏四月己丑卒哀公十六年也雖歷聘列國然未嘗仕於他邦孟子言為陳侯周臣者乃所主貞子爾故語不曰仕陳而曰子在陳史記亦曰居陳三歲其不臣於陳也明矣夫子嘗曰事君盡禮謂魯君也曰為國以禮亦仕於

人若辨上下正名分也其躬行有得者與夫魯一變至於道則可以輔周矣爲之兆矣魯之君臣乃自沮之而列國又皆無可與爲東周者經世之志將安寄乎因魯史以撥亂反正而春秋作故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知我者謂我尊周罪我者謂我過求與天子之事所以紀於春秋也非自行天子之事也其以天自處亦謂秩叙本天者吾得諸心未嘗敢自變亂云爾吾何作於人乎哉世儒不知夫子始終事魯尊王之志立論紛如子故詳焉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不利己而利物則足以和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也傳曰利誠亂之始也不利物而利己則足以致亂放於利而行多怨是也子罕言利其告子張從政宜導以民心之中而首以者果何意歟蓋嘗觀天下者惟能知天下之勢斯可以成天下之務否則竭心力而無成帝王之世明良會而治具張其勢之盛猶禹決九河而注之海也四凶竄伏而民脫昏墊於彖震陽順動兌陰從焉故曰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矣自平王東遷其勢之衰猶燧息驪山而炬易為光也雖秦襄之

庸以大夫從王得國而岐西之地輒奄有之自是民罹交害困窮可知矜豢艮陽上止巽陰入焉故曰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矣夫除弊以得民心易興利以遣民福難何則除弊如解懸民心即悅興利非用民財勞民力弗能成也苟知之不詳覈之不實吾以為福而興之或不知其為害則民怨矣矧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弊隨生而害復起矣以善其後哉堂堂乎張達材者也以德濟材民可與仁也昔者嘗問為仁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寬與信敏德在己矣惠與[illegible]其合人己之道乎於時義則

蠱之振民育德也作丘甲用田賦而二猶不足古
非之政壞也久矣上下方交征利而吾惟利物不
圖利已不過因其田蠶雞豚之樹畜而又以佚
道使之取必中正用必限節涖下必莊自治必嚴
如此而已矣是故惠而不費阜民財也勞而不怨
愛民力也欲而不貪禮民心也泰而不驕敬民事
也威而不猛畏民志也臣從君事如子幹家而材
德備矣故六五曰幹父之蠱用譽承以德也然吾
之從雖未盡則生民之道有竄是故不教而殺虐
及究也不戒視成暴失信也慢令致期賊害斂也

出納之吝私戚公也恒自省焉有則改之斗謂屛
四惡四惡屛五美尊則帝王之道不易撒而成矣
是亦道以吾性之中從民願者也故隨之九五曰
孚于嘉吉嘉善也信于善而不惑于不善則自然
而隨勢復為泰固無難也
天人相為表裏天道惟陰與陽而人事符焉天子也
諸侯也大夫也庶士也庶民也陽類也女后也閹
寺也武人也盜賊也夷狄也陰類也唐虞禪後湯
武起於諸侯秦襄起於大夫漢高起於庶士光武
起於庶民雖后羿篡夏亦起於諸侯而陰類無居

天位若及王莽起自王后外戚曹操起自曹騰養子劉裕起自武人朱温起自盜賊胡元起自北狄獨元混一天下與武曌躬為女后皆居天位則開闢以來大變也唐宋間有小康然陰盛陽微雖漢治亦不可幾及而况唐虞三代乎曆家統元謂漢武以前皆八十一章而至朔復齊陽生於黃鍾也漢昭以後皆五十七章而至朔猶不能盡齊陰生於蕤賓也陰陽升降之幾判矣聖人則圖書以作易曰利涉大川曰乘木有功數數言之曰金夫曰金車曰焚巢曰焚如僅一二而止豈非扶陽抑陰

之意與故陽類用事則浮舟作貢而賄賂道消陰類用事則殉財亂作而水木途梗冠虜亂外者易治婦寺亂內者難防惟審諸豫爾乃若反之之聖必由禮義而合於知仁然終不如性之者知仁合一而禮義裕如也不邇聲色則能恭巳不殖貨利則能惠民孟子迪齊梁之君亦然道器固合一者邪觀於象數則見天地矣觀於天地則見聖賢矣

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則可以入道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望至聖賢之域難矣大學之為是言也蓋受諸夫子者始乎明善顧諟以誠身則格知天命

矣懲乎威儀而聽訟知本則自作元命矣知命也
知禮也知言也三者格致之要也夫子自志學而
立而不惑則天命其所格知也由此而耳順而不
踰矩焉則禮與言一以貫之矣令夫人生而靜天
命之性存焉感物則不能無視聽言動而秩敘存
焉但人自不察爾不自察則惟利欲是趨昏迷侮
慢從此始矣知命云者由盡心以知性也世之談
性命者索諸空虛而不知其不外乎人倫日用也
性出於命則食色聲臭安佚莫不有節命立於性
則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天道各安其常是易人心

為道心也道心常存則明命在我奉而行之何禍福死生之感乎譬之遵制勑以行政而聽予奪誅賞於朝廷吉乎凶乎莫之致而至非吾所敢料也吾惟順受其正爾由是而應天下之動順此若為禮逆此則為非禮聽天下之言合此者為經訓悖此則為邪說吾何容心哉命在我者明逾於鑑而妍媸邪正自不能逃也令也官司出令輙守之而不敢違得之不得則視命為茫昧杯筊之工非斡則廢夫人知之立於禮則夫人不知也卜以决疑夫人信之聽其言而入焉廋夫人皆不信也命天

之令也禮人之幹也言心之聲也知命則在天之中我其受之知禮則在己之中我其建之知言則在人之中我其用之利害吉凶順令而安德義明矣視聽言動依幹而立德性定矣賢否用舍因言以察德政舉矣此論語所以歸宿於終篇也言天必徵於人言人必本諸身所知有三其理則一而已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是故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
禮以定命言以度禮記者繫與於執中從政之後
則知斯道也庶幾脩其身而天下平矣
有周之文禮樂制度雖監於二代然實本於文王之
所關知慮心法存焉故冢宰之統五官猶天之
主四時也其職在格君心然所領者乃飲食衣服
閹寺之細何哉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而寓豫防
陰類之深意也行之於上則保身體傳德業行之
於下則心術有養嗜欲有節於聲色臭味安佚之
命而尊卑貴賤親疎老少之禮秩然矣師氏掌以

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掌國中失之事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藝之首則禮也勢近情親其言易入豈師保以公孤坐而論道不遑咨訪故設此二氏使覈實以告王與凡國之貴游子弟皆以什伍之法寓於道藝之間以矦卒之法行於游倅之列及其有事則用之故在軍則守公禰在國則守公宮盖禮樂征伐合而為一也若民間俊秀鄉以三年大比則每年正月攷德藝黨則四孟考德藝族則每月考德藝閭則凡聚衆庶之日考書之比則休以

相關無時不相親也動必由禮言必由衷其知之灼矣故善者可富仁者可用誰得而欺蔽之乃若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者出屋粟為其為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所養浮泛之人也此以待大夫之有士者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此則以待庶民而輕重之等辨矣所重民食惟恐其困窮者如此施及春秋之世聲明物采猶存夫子得其美意於方策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今之言斯文者惟指文墨而不知其為經世之用也律令條章委諸吏牘而禮

樂名物謂非理義皆一切不講所宗道統不過心性空談而已蓋自詞章之學與天下始有無用之文自釋氏之教行中國始有無文之學士習雜亂其來已久可勝嘆哉

春秋傳於邾文公卜遷繹曰知命於范宣子承彤弓曰知禮於士鞅論欒氏之亡曰知言非惟文公也仲尼之不主彌子瑕叔向之不拜樂王鮒皆知命也非惟宣子也鄭伯之舍許叔叔弓之辭致館皆知禮也非惟士鞅也臧紇之言道趙孟之語偷皆知言也三者自古道藝之士類能知之而入德之

幾在此夫利害在前屑屑計較趨避奔競走喪所守知命則安於靜聽如行舟執柁雖風有順逆終不傾危人定勝天而天亦終定矣紛華波蕩之中得志易於放肆知禮則循天之理不為外物顛冥而陷溺其良心異端邪說盈天下厭常喜新鮮不以為賢知言則能辨其是非而取舍不為所欺罔勑天之命禮自我庸敷納以言其堯舜之道與賢知徇意見愚不肖徇物欲知三者之為中盖鮮矣

問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程朱訓釋不同何與曰弘于天若德裕乃身周公

康誥之格言也心體本弘人惟梏於氣習局於見聞則蔽於物欲而有已矣驕則挾為已有專於揚已凡矜夸自肆外若有餘者是也吝則固為已私不肯舍已凡鄙嗇自利內常不足者是也截而後發勢常相因已不能克而使之從欲雖有才藝乃斗筲小人爾公戒伯禽曰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謙則心體廓然虛能容善驕不發而吝不藏矣舜之舍已禹之不矜皆是道也故其為制作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自發育峻極中流出其有矣弗居也

素履之往安土樂天東人歌之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非弘于天而無私係也乎子思之言致廣大孟子之言盡其心盖本諸此

問顏子陋巷匹夫爾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夫子荅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究其所謂乃在於如愚何也曰天地之道不富有則不能日新君子之道不闇然則不能日章道也者以有言而傳無言而得者也有言之謂精無言之謂一精故川流一故敦化夫子之於性與天道也發為文章則禮與言也其言也即其履也履也存神言也

過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自如愚而觀之領之
以言識之以默聽之以耳服之以膺識諸中若也
思復其言無所不說者也闇然若也合萌於一則
富有而藏諸用自其不愚而觀之動與文貫靜與
禮安語與博偕默與約會形於外若也言見於發
未見其止者也日章若也散一於萬則日新而顯
諸仁夫言不至終日則無以考其乾乾之功省不
於燕私則無以察其昭昭之用其不違乎夫子與
夫子不違乎天地一也其發夫子之蘊與夫子發
天地之蘊一也不違則可與為仁矣發則可與為

邪矣自得一善有諸已以至充實而有光輝其庶乎乾坤闔闢大矣哉惜也大而未化也曾點言志見乎其大矣而行有不揜終流於狂非不發其言者與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語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一息與天地不相似則恥焉而敏於行是目俱到者也是可以為法矣故曰學顏子之所學

書曰敬脩其可願易曰閑邪存其誠二言者聖學之要也其究則一而已矣天下無不誠之物在人不容有不誠之敬一者誠也主一敬也至靜之中常

自内省人心易為道心以主於内昭昭不昧無復障蔽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之受命於天者本如是其善也此謂盡其心而知性知天性者心所同然之理也在中為理方外為義人倫物則之叙秩於天者皆由大本而行達道所謂可願者也雞鳴而起至於嚮晦定息惟是動容貌整思慮一動一靜皆敬俻乎此而視聽言動無違焉則邪詐易慢無自而入於心矣此謂存其心以養性事天是則敬乃閑邪之道邪退而誠自存也好善惡惡欺與不欺必自知之少或過節必知自反務

求行慊於心而非有與於人推之人倫物則達之家國天下莫不遂其同然之願忠恕一以貫之戒懼慎獨誠者自成而道自道皆此理也一息不敬不能操存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言不顧行而言皆無物或至於欺人行不顧言而行皆無恒或至於敗俗雖曰學道不過色取行違作偽欺世而已非敬無以閑邪而存可願之誠是則在人豈容有不誠之敬哉用力於敬則日用之間殊途百慮自然統會而物之終始不雜邪妄視聽言動大本以正無往非天此顏冉之所以請事而曾子子思孟

子之所以相承者也象山曰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其言高矣無亦尚黙狂而流於禪乎

夫子以誠敬發天地之蘊中庸則舉其要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予夙夜服膺以自警焉蓋志者心之所之匹夫不可奪而氣之帥也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於中者非疚而何內省不疚身心俱安如無病痛然者豈無故哉寔由心之向往有可欲無可惡而已可欲之謂善人之

所同願也今吾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身而誠善
有諸己而無可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
之所不能及也故夙夜以思果志於可欲與抑亦
欲其不可欲與可欲者我物也不敢失也不可欲
者非我物也不敢留也古人為學一年離經辨志
者此也辨之不早辨學業雖不離經書心已舍理
義而之利欲矣如人經商求仕自粵之燕其所嚮
往萬里必到氣習日變為燕復求其粵也豈可得
哉是以程子有責志之說性以志定志與性合則
氣習不能移矣故曰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

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志於理義一而不分則欲仁而得仁尚何惡之有哉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則將然恃也情隨氣動喜怒見於形色必自知之發言作物必豫禁之溫恭儼恪以成其德則動無不和矣夫人心統性情而西銘推本之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情即氣性即志也情動氣和所過者天地之化性與志合所存者天地之神故又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夫是之謂至誠

公孫尼子作樂記本於虞廷微言與大學中庸相表

衷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而已矣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道心生而人心亦雜其間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至吾前血氣心知自能知之好惡意也意生於知知迎於物知莫真於欺與不欺而物必有善惡此格致所以歸宿於誠意也形者誠於中形於外也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蓋物理知其善而好之物欲知其惡而惡之道心本乎天性者也然耳目口鼻四肢發於形氣從其性之欲則好遺之則惡人心之危其幾在此可無節哉節與無節係乎道心之

失與不宰爾宰則好惡有節率乎天性之常易而為道心不可以欲言不宰則大本不立内無定志外物又從而誘之聲色臭味嗜欲紛亂其血氣心知情日蕩而天性失矣人能反躬而求思其理之是非克去物欲念念勿忘則人消而靜者昭昭可見天性之生生不息若欣欣有餘而不忝顧諟存養熾者日著而天理粲然矣精一執中之要也亦可見反身而誠則心正而脩齊治平無難者此大學釋誠意中庸言至誠所以詳與何燕泉曰尼子衛人七十子之弟子立言有功於聖門當列從祀

宴公論也若夫日格一物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則學文事爾夫子嘗言之矣小子何莫學夫詩是也二程學主天理盡得於此而格物乃忘其要何哉聖祖去楊雄從祀正臣紀也學部通辯曰盧格荷亭辯論深非通鑑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夫雄仕漢歷事三朝遭遇莽纂既不能效龔勝之伏節又不能效梅福之深遁乃作劇秦美新諛莽希寵程子謂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則夫書莽大夫書死以誅之聖人復起不易矣格乃非詆朱子敢違時制而稱雄賢善惡倒置乃至此哉予按荀況

失身於黃歇與雄失身於王莽亡異近用程篁墩
舊議去况大快輿情所去併及王弼則予惜之弼
通易理年二十四早夭身罔失德言雜黃老乃漢
魏儒者氣習也有生於無及性其情諸説多為周
程所取其言有曰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
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
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
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此亦格言也較之事佛談禪不亦優乎
天人一也達于上下董子能言之命非聖人不行非

君子不知知命者明於天性安處善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是也人己一也合内外之道韓子能言之原道語用以見體由仁義而之焉斯之謂道克仁義而足乎己斯之謂德是也其所以一者性命於天自然而然聖人與天合德體用一貫應事接物亦自然無注不當賢者未免内有所蔽故所發或偏外有所誘故所施或謬然而既見大原則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為之而至靜者未嘗亂也觀於相江都而易王敬重貶潮陽而浮屠簡師樂從之游誠能動物

踐履其言殆得臯陶伊呂孔孟之傳者與劉向稱董子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而其子歆非之固不足責伊川稱韓子所得甚多而其違佞佛者乃謂博愛非仁偽撰語錄以譏之然則論語通書亦皆非與二子之亞則孔明敬輿也觀其開誠心布公道而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實開太極主靜之門殆亦漢之濂溪乎奏議萬言一本仁義以至誠格沃德宗而曰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可謂唐之臯陶矣二公不與從祀而增歐陽脩夫性者生之理

與天地共者也違其性則生者息矣而何以宰乎人物脩以詞藻自雄素鈌行檢所作小詞淫褻鄙倍則其為人可知既謂聖人敎人性非所先沒詆繫辭曰古之言偽而辯順非而澤者殺無赦為斯說者王制之所必誅也其詭異恣無忌憚如此在門墻則麾之豈宜厠諸孔子之庭乎

問天者道之大原也聖人之道天而已矣學者弘于天以廓此心則可以入聖畏于天以存此心則不至作狂然二程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與點氣象而陸子謂後來明道尚存此意伊川則失之

豈點狂固聖基邪曰夫子與點取其見大心泰而
已非有用之學也故許三子為邪於後所以抑其
狂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理則心之所同然
者窮之存乎人爾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覩之周
子合易範太極陰陽五行為圖與川上之嘆一貫
之旨同條共貫蓋理即氣也一氣渾淪名為太極
二氣分判名為陰陽陰陽分老少四象非土不成
又名為五氣皆自吾心名之所謂窮理也非謂未
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而理在氣先亦非氣以成
形理亦賦焉而理在氣後嘗近取諸身則耳目視

聽有聰明之理自吾心名之也非聰明之理在未有耳目之先出於視聽之後也口體言貌之恭從以至萬理皆然此天地人物之各具者雖欲參之吾心自能窮究惡得而參諸明道謂一陰一陽即此是道伊川則謂一陰一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於是後儒求索有物混成於天地之先而太極為理陰陽為氣理乘氣機而動自此始矣由是而推夫雖細瑣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讀書稽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而已諸說同異莫知適從逵亂人意此點狂氣象所以為人追慕也要之

見大心泰固為聖基而精微縝密收歛其心為能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敬以入誠尤不可無者
弘毅敬義合一斯可以希聖同天矣夫
人之用處無非心也日用之間一事一物無非理則
無非天也志立性定腔裏常存不偏之矩視聽言
動依此而不違喜怒哀樂審此而後發達而在上
典禮行而命討公矣事物之來至雜亂也一息不
審察則理昧而惡生周語曰祓除其心精也以惡
實心則棄其精矣格物致知屏惡而存理猶粟之
有秕去其秕則其粟一也若放蕩無矩以自立而

欲搜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克己則茫無所據奚所用其心邪所謂天之秩敘如知父母之年則喜且懼焉此天理也必愛日而致養然後慊於心否則愛親不誠而惡斯實之矣推之仁民愛物皆自此始故曰仁之實也入則送兄出則尊賢亦莫不有秩敘自然之誠故曰義之實也達諸天下則為絜矩之道吾心之理與天之所為一而無二則貫萬事萬物皆吾之一理而已所謂天下歸仁也堯舜心法不過如此夫子自言心不踰矩而稱顏子心不違仁則其自立可知矣子貢善言而行不

審察故不受命而貨殖子路勇於行而言不審察
故其言不讓必也自博而約反身而誠立於禮斯
至於仁矣此之謂精一一則始終不偏乃能執中
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
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
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心之所當為雖
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
嘗不在吾之分内也道統之傳管是矣其克已也
嘗内省自謂氣質有病多在忿懥而呂東萊覲其
私大平粹則謹書坐隅其志於仁如此自漢以來

言學皆不明於天性惟求諸說樂不愠斯大原也已豈可以著述繁夥而兆之其上孝宗封事謂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殆堯舜其君者與元許衡生長河洛久非宋民未甞如劉因賦渡江詠降王以譏宋然殁猶愧不能辭官則華夷之辨明矣啓沃以慎喜怒為本而作大學章句短詩使之諷誦用華言為孝經直解使之易曉其用夏變夷之志亦切矣哉世祖使丞相安童受學而朱子則遭偽學之禍宋元興亡係於此矣道言統者紀也紀常理

則道常存從祀若曾齊者其可廢哉

吾嘗讀程陸之書矣言必稱孔孟又讀孔孟之書矣言必稱堯舜又讀堯舜之書矣言必稱一一者羲畫之乾也大人存誠而天下之道源於此自庖羲率而下之皆子孫也由程陸等而上之皆祖禰也取程陸一言以立門戶是舍祖禰而師童穉也且又陽儒陰釋自謂超悟而斥孔子為鈍根下乘殊不知超悟孰若庖羲而畫卦必用心觀察乃協圖書則其悟亦由積累而致爾今也竊主六祖壇經以為聖門衣鉢是猶雜髮之僧指其顱曰吾闕里

之幼孫也吾誰欺欺天乎或曰剖破藩籬即大家也欲川之同歸于一而不知彼披猖驁惡乎其能藩籬而又何事乎剖是故讀書窮理知天之所為而性合之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大家在吾胸中矣一誠立則萬偽消大人出則群兒退苟厭此常經樂彼狂躁及其自敗則又棄焉無亦喪心者乎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此之謂也

庸言卷第十二終